

中国历代文化丛书

反 经

◆〔唐〕赵蕤 著



 华龄出版社

中国历代文化丛书

反 经

(下)



華齡出版社

卷 五

七雄略十八

臣闻天下大器也，群生重蓄也。器大不可以独理，蓄重不可以自守。故划野分疆，所以利建侯也；亲疏相镇，所以关盛衰也。昔周监二代，立爵五等，封国八百，同姓五十五。深根固本，为不可拔者也。故盛则周召相其治；衰则五霸扶其弱，所以夹辅王室，左右厥世，此三圣制法之意。〔文、武、周公为三圣。〕然厚下之典，弊于尾大。

自幽、平之后，日以陵夷，爵禄多出于陪臣，征伐不由于天子。吴并于越，〔越王勾践败吴，欲迁吴王于甬东，与百家君之。吴王曰：“孤老矣，不能事君。”王遂自刭死。越王灭吴。〕晋分为三，〔晋昭公六年卒。六卿欲弱公室，遂以法尽灭羊舌氏之族，而分其邑为十县，六卿各以其子为大夫。晋益弱，六卿皆大。哀公四年，赵襄子、韩康子、魏桓子共杀智伯，尽分其地。至烈公十九年，周威王赐赵、魏、韩皆命为诸侯。晋遂灭。〕郑兼于韩，〔郑桓公者，周厉王少子也，幽王以为司徒。问太史伯曰：“王室多故，予安逃死乎？”太史伯曰：“独有洛之东土、河济之南可居。”公曰：“何如？”对曰：“地近虢郛，虢郛之君贪而好利，百姓不附。今公为司徒，民皆爱公，请试居之，民皆公之民也。”桓公曰：“善。”竟国之。至后世，君乙为韩哀侯所灭，并其国。郑遂亡。〕鲁灭于楚。〔鲁顷公二年，楚考烈王灭鲁。鲁顷公亡迁于卞邑，为家人。鲁遂绝。〕海内无主，四十余年而为“战国”矣。秦据势胜之地，骋狙诈之兵，蚕食山东，山东患之。

苏秦，洛阳人也，合诸侯之纵以宾秦；张仪，魏人也，破诸侯之纵以连横。此纵横之所起也。〔议曰：《易》称先王建万国而亲诸侯；孔子作《春秋》为后世法。讥世卿不改制，世侯。由是观之，诸侯之制，所从来上矣。荀悦曰：“封建诸侯，各世其位，欲使视人如子，爱国如家，置贤卿大夫，考绩黜陟，使有分土而无分人。而王者总其一统，以御其政。故有暴于其国者，则人叛。人叛于下，诛加于上。是以计利思害，劝赏畏威，各竞其力，而无乱心。天子失道则侯伯正之，王室微弱则大国辅

之，虽无道不虐于天下。此所以辅相天地之宜，以左右人者也。”曹元首曰：“先王知独理之不能久，故与人共理之；知独守之不能固，故与人共守之。兼亲疏而两用，参同异而并进。轻重足以相镇，亲疏足以相卫。兼并路塞，逆节不生也。”陆士衡曰：“夫为人不如厚己，利物不如图身；安上在乎悦下，为己存乎利人。夫然则南面之君各矜其治。世治足以敦风，道衰足以御暴。强毅之国不能擅一时之势，雄俊之人无以寄霸王之志。”盖三代所以直道，四王所以垂业。夫兴衰隆替，理所固有；教之废兴，存乎其人。愿法期于必凉，明道有时而暗。故世及之制，弊于强御；厚下之典，漏于末折。浸弱之衅，遵自三季；陵夷之祸，终于“七雄”。所谓“末大必折，尾大难掉”，此建侯之弊也。]

[译文]

我听说天下就象是一个大容器，百姓就象是其中贮存的财富。容器太大，一个人就管理不了；财富太多、太贵重，一个人就难以守护。所以要划分疆野，要建立诸侯国；亲疏之间要互相抑制，这是关系到国家盛衰的问题。从前周王朝接受夏、商两代的经验教训，设立五等爵位，分封八百个藩国和五十五个同姓王。这些藩国和同姓王都根基深厚坚实，是不能动摇的。因此，国家兴盛的时候就有周公、召公辅佐治理；国家衰败的时候就有春秋五霸扶助弱小的周王室。以此共同辅助王室，掌握那个时代，这就是三圣[指周文王、周武王、周公三人]当初制定分封制的本意。然而，厚赏臣下的制度，弊病在于尾大不掉。

自从周幽王、周平王之后，周王室日渐衰落，对下的爵禄多由左右的大臣赐予，征战讨伐的事不由天子决定。吴国被越国吞并[越王勾践灭了吴国，想把吴王迁往甬东，给他一百户人家让他管理。吴王说：“我老了，不能再侍奉你了。”然后自刎而死，吴国灭亡。]晋国被一分为三。[晋昭公六年时，他死了。他的六卿想要削弱昭公亲族的势力，就想办法把羊舌氏一族都杀掉了，把他们的封邑分为十个县，六卿各用他们的儿子为大夫。晋国因此更加衰弱，六卿的势力都强大起来。哀公四年，赵襄子、韩康子、魏桓子一起杀死智伯，把晋国的土地瓜分殆尽。到烈公十九年，周威王赐封赵、韩、魏三国，把他们封为诸侯，晋国就这样灭亡了。]郑国被韩国兼并。[郑桓公是周厉王的小儿子，周幽王时为司徒。他问太史伯：“周王室多灾多难，我怎样才能逃脱一死呢？”太史伯说：“只有洛水的东边，黄河、济水的南面可以居住。”桓公说：“为什么到那里去呢？”太史伯回答说：“那个地方邻近虢邻，虢邻的国君贪暴好财，百姓都不依附他。如今你做司徒，人民都很爱戴你，请你试试到那里居住，那里的百姓就都是你的国民了。”桓公说：“很好。”于是就去那里做了国君。到了后世，君乙被韩哀侯所灭，吞并了郑国。郑国也就灭亡了。]鲁

国被楚国所灭。[鲁顷公二十年,楚考烈王消灭了鲁国。鲁顷公逃亡到卞邑,做了人家的仆人。鲁国于是灭亡了。]天下没有一个有权威的君主,这样的状态达四十多年,形成“战国”时代。其中秦国依仗形势险要,运用狡诈善战的军队,一点点地吞并山东六国,山东各国深以为忧。苏秦,洛阳人,联合诸侯一起抵抗秦国;张仪、魏国人,拆散诸侯的联盟与秦国连横。这就是纵横活动的缘起。

[《周易》赞许先辈的圣王们建立万国而亲临诸侯;孔子创作《春秋》做为后世治国的法则。这是讥讽各代的当政者不知变通,改换分封制,仍然要世世继承王侯爵位。由此来看,分封诸侯的制度,是从先世就有的了。荀悦说:“分封建立诸侯国,让他们各自世代继承其爵位。这些统治者想使人对待别人象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,爱国就象爱家一样,就必须任用贤能的世卿、大夫,考察他们的政绩进行罢免或提升,使他们能得到土地的封赏但不能拥有子民,由君王总揽全局,实行统治。因此如有用残暴的手段来管理国家的官员,下面就会有人反叛他。在下有百姓的反叛,在上有君王的诛杀,所以权衡利害,他们就会努力工作以受奖赏,而害怕君主的权威,各自争相效力,而没有作乱之心。天子不守正道时有侯伯来规正他,王室微弱时就会有强大的诸侯国辅助他们。所以即使君主无道也不会使天下百姓受虐待。这就是用辅佐来顺应天道并掌握人才的道理。”曹元首说:“先辈的圣王们知道自己一个人治理国家不能使之长久,所以和别人一起治理;知道一个人守护天下不能使之牢固,所以和别人一起守护。他们亲疏并用,异同共进。使权轻与权重的人互相抑制,亲近与疏远的互相牵制。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,以保证国家不发生叛乱。”陆机说:“为别人不如厚待自己,为外物不如为自身谋算;要使上级安乐就在于使下面的人满意,为了自己打算就得先让别人占点便宜。国家治理得好时足以正风气,衰微时也可以抵御强暴。

所以强大有力的国家不能专据一时的优势,雄才大略的人也不能得偿王霸野心。”这大概就是三代可以奉行正道,四王得以成就功业的原因吧。国家的兴衰交替,理所固有;礼教的废兴,在于统治者的做法。治国的法则有时也许不能正确施行,真理有时被歪曲。因此世代继承爵位的制度,弊处在于强行统治;厚赏臣下的制度,过失在于使王室日益衰弱。王室浸弱的开端,始于三代昏王,其祸患,到战国七雄时才结束。所谓“树梢大了树必定要折断,尾巴大了就难以掉转”,这就是分封诸侯的弊端。]

苏秦初合纵,至燕。[周武定殷,封召公于燕,与六国并称王。]说燕文侯曰:“燕东有朝鲜、辽东,北有林胡、楼烦,西有云中、九原,南有呼沱、易水,地方二千余里,带甲数十万,车六百乘,骑六千匹,粟支数年。南有碣石、雁门之饶,北有枣栗之利,民虽不田作,而足于枣栗矣。

此所谓天府者也！夫安乐无事，不见覆军杀将，无过燕者。大王知其所以然乎？夫燕所以不犯寇被甲者，以赵之为蔽其南也。秦、赵相弊，而王以全燕制其后，此所以不犯寇也。且夫秦之攻燕也，逾云中、九原，过代、上谷，弥地数千里，虽得燕城，秦计固不能守也。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！今赵之攻燕也，发号出令，不至十日，而数十万之军，军于东垣矣。渡呼沱，涉易水，不至四五日，而距国都矣。故曰：“秦之攻燕也，战于千里之外；赵之攻燕也，战于百里之内。夫不忧百里之患而重于千里之外，计无过于此者。是故愿大王与赵从亲，天下为一，则燕国必无事矣。”燕文侯许之。

[乐毅献书燕王曰：“比目之鱼，不相得则不能行，故古者称之，以其合两而如一也。今山东不能合弱而如一，是山东之智不如鱼也。又譬如军士之引车也，三人不能行，索二人，五人而车因行矣。今山东三国弱而不能敌秦，索二国因能胜秦矣。然而山东不知相索，则智固不如军士矣。胡与越人，言语不相知，志意不相通，同舟而渡波，至其相救助如一。今山东之相与也，如同舟而济，秦之兵至，不能相救助如一，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。三物者，人之所能为一。山东主遂不悟此，臣之所为山东苦也，愿大王熟虑之。今韩、梁、赵三国已合矣。秦见三晋之坚也，必南伐楚。赵见秦之伐楚，必北攻燕。物固有势异而患同者，秦久伐韩，今秦之伐楚，燕必亡。臣窃为大王计，不如以兵南合三晋，约戍韩、梁之西边。山东不能为此，此必皆亡矣。”燕果以兵南合三晋。

赵将伐燕，苏代为燕说赵王曰：“今者臣从外来，过易水，见蚌方出曝，而鹬啄其肉，蚌合而挟其喙。鹬曰：‘今日不雨，明日不雨，必见蚌脯。’蚌亦谓鹬曰：‘今日不出，明日不出，必见死鹬。’二者不肯相舍，渔父得而并擒之。今赵且伐燕，燕赵久相支，以弊其众，臣恐强秦之为渔父也！愿大王熟计之。”赵王乃止。

齐宣王因燕衰，伐燕，取十城。燕易王谓苏秦曰：“先生能为燕得侵地乎？”秦曰：“请为取之。”遂如齐，见齐王，拜而庆，仰而吊。齐王曰：“是何庆吊相随之速也？”苏秦曰：“臣闻饥人之所以饥而不食鸟喙者，为其愈充腹而与死，人同患也。今燕虽小弱，即秦之女婿也。大王利其十城而长与强秦为仇。今使弱燕为雁行，而强秦推其后，是食鸟

喙之类也。”齐王曰：“然则奈何？”苏秦曰：“臣闻古之善制事者，转祸而为福，因败而为功。大王诚能听臣，归燕十城，燕必大喜。秦王知以己之故而归燕之十城，亦必喜。此所谓弃仇雠而结硕友也。”齐王曰：“善。”于是归燕十城。]

[译文]

苏秦开始组织合纵联盟，便去了燕国。[周武王定平殷商，封召公于燕地，战国时和六国一并称王。]他游说燕文侯说：“燕国东边有朝鲜和辽东，北边有林胡和楼烦，西边有云中和九原，南边有呼沱河和易水。土地方圆二千余里。拥兵几十万，战车有七百多辆，战马有六千匹，粮食够十年支用。南边有碣石和雁门的丰饶物产，北边有枣和栗子的获利收成。人民即使不从事田地耕作，而枣和栗子的果实就足以让人民吃饱。这是所谓的天府之国啊！国家安乐无事，看不到军败将亡这样忧心的事，这些有利条件没有谁比燕国更优越了。

大王知道这平安的原因吗？燕国之所以不遭受战争的洗劫，是因为在南方有赵国作屏障。秦、赵争战，相互都疲惫了，而大王却保全燕国，控制住这个大后方，这就是燕国不遭受侵犯的原因。况且秦国如果攻打燕国，必须经过云中和九原，经过代和上谷，这就是数千里的道路，即使得到燕国的城邑，秦国也难以守住。秦国无法损害燕国也是很清楚的了！现在若是赵国进攻燕国，只要发出号令，不到十天数十万大军就可以进驻东垣。再渡过呼沱河，涉过易水，不到四五天就靠近国都了。所以说，秦国攻打燕国，须得在千里之外开战，赵国进攻燕国，就要在百里之内开战了，不忧虑百里之内的祸患，却重视千里之外的邦交，没有比这更错误的计谋了。因此希望大王与赵国合纵，与天下诸侯联为一体，那么国家就不会有祸患了。”燕文侯认为苏秦说得对，便答应合纵抗秦。

[乐毅写信给燕王说：“比目鱼，两条不合在一起就不能游动，所以古人赞许它们，是因为它们能合二如一。现在山东各国弱小而不能团结如一，这说明山东各国的统治者还不如比目鱼聪明啊。再比如士兵拉车，三个人不能拉动车，再找两个人，这样五个人一起拉，车就可以前进了。现在山东各国弱小不能战胜秦国，而两个国家联合起来就能战胜秦国了。然而山东各国不知互相联合，他们就不如军士聪明了，胡人和越人，言语不通，同船渡河，却能达到互相救助如一。如今山东各国之间的关系，就象同船渡河，秦军来攻打了，却不能互相救助如一，他们又不如胡越人聪明了。比目鱼游动、军士拉车、胡越人渡河这三种情况，人人都能做到其中的一种。而山东各国的君主们却觉悟不到这点，这是我为山东各国忧虑的，希望大王仔细地考虑。现在韩、魏、赵三国已经联合了。秦国见这三国联合，必定会向南攻打楚国。赵国见秦国攻打楚国，也一定会向北攻打燕国。万物本来有形势相异而忧患相同的情况，秦国长时间地攻打韩国，如果现在秦国转而攻打楚国，

燕国一定要遭受灭亡的命运。我私下为大王打算,不如向南与韩、赵、魏三国兵合一处,约定共同防守韩国、魏国的西部边界。山东各国如果不能这样做,一定都会被消灭的。”燕国果然派军队向南与韩、魏、赵三国联合。

赵国准备攻打燕国,苏代(苏秦的弟弟)替燕国去劝说赵王:“今天我到这里来,从易水边经过,看见河蚌正出来晒太阳,却被鹬鸟啄住蚌肉,蚌壳一合夹住了鹬鸟的嘴。鹬鸟说:‘今天、明天见不到水,你就成了死蚌。’河蚌也对鹬鸟说:‘今天不放走你,明天不放走你,你就成了死鹬。’两方面都不肯相让,渔夫看见了,就把它俩一起抓住了。现在赵国将要讨伐燕国,燕、赵长久相持不下,让百姓疲惫不堪,我恐怕强秦就要成为渔夫了。因此希望大王仔细考虑这件事。”这样,赵王才停止出兵攻打燕国。

齐宣王因为看到燕国衰弱了,就出兵攻打燕国,夺取了十座城池。燕易王对苏秦说:“先生能为燕国要回被侵占的土地吗?”苏秦说:“让我为大王取回来吧。”于是他到了齐国。见到齐王,下拜的时候向齐王称贺,站起来却又向齐王表示哀悼。齐王说:“为什么祝贺后紧接着就哀悼呢?”苏秦说:“我听说饥饿的人之所以再饿也不吃鸟嘴,是因为吃鸟嘴时肚子越饱死得越快,人人都有这样的顾虑。如今燕国虽然弱小,燕王却是秦国的女婿。大王获得了十座城池的好处,却要长久地与强大的秦国为仇了。现在假设燕国是大雁在前面飞,那么强大的秦国就紧跟在后面。所以攻打燕国和吃鸟嘴是一类情况啊。”齐王说:“那又该怎么办呢?”苏秦说:“我听说古代那些会办事儿的人能够化险为夷,转败为胜。大王果真能听从我的意见,就把十座城池归还给燕国,燕国一定是万分高兴。秦王知道是因为自己的缘故齐国把十座城池归还给了燕国,也一定高兴。这就是所说的放弃仇恨而结成好朋友。”齐王说:“好吧。”于是把十座城池还给了燕国。]

苏秦如赵[赵之先与秦同祖,周缪王使造父御破徐偃,王乃赐造父以赵城,赵氏世为晋卿也],说赵肃侯曰:“臣窃为君计,莫若安民无事,且无庸有事民为也。安民之本,在于择交,择交而得则民安;择交而不得,则民终身不安。请言外患,齐秦为两敌,而民不得安。倚秦攻齐,而民不得安。倚齐攻秦,而民不得安。君诚能听臣,燕必致毡裘狗马之地;齐必致鱼盐之海;楚必致橘柚之园;韩、魏、中山皆可使致汤沐之奉;而贵戚父兄皆可受封侯。夫割地包利,五伯之所以覆军擒将而求也;封侯贵戚,汤武所以放弑而争也。今君高拱而两有之,此臣之所为君愿也。

“夫秦下轶道而南阳危,劫韩包周,则赵自操兵,据卫取淇、卷,则

齐必入朝秦。秦欲已得乎山东，则必举兵而向赵矣。秦甲渡河逾漳，据番吾，则兵必战于邯郸之下矣。此臣之所为君危也。当今之时，山东建国，莫强于赵。赵地方二千余里，带甲数十万，车千乘，骑万匹，粟支数年。西有常山，南有河漳，东有清河，北有燕。燕固弱国，不足畏也。秦之所害于天下莫如赵。然而秦不敢举兵而伐赵者，何也？畏韩、魏之议其后也。然则韩、魏，赵之南蔽也。秦之攻韩、魏也，无名山大川之险，稍稍蚕食之，傅国都而止。韩、魏不能支秦，必入臣于秦。秦无韩、魏之规，则祸必中于赵矣。此臣之所为君患也。

“臣闻尧无三夫之分，舜无咫尺之地，以有天下。禹无百人之聚，以王诸侯。汤武之士，不过三千，车不过三百乘，卒不过三万，立为天子。诚得其道也。是故明主外料其敌之强弱，内度其士卒贤不肖，不待两军相当，而胜败存亡之机，固已形于胸中矣。岂掩于众人之言，而以冥冥决事哉！臣窃以天下之地图按之，诸侯之地，五倍于秦；料度诸侯之卒，十倍于秦。六国并力，西面而攻秦，秦必破矣。今西面而事之，见臣于秦！夫破人之与见破于人，臣人之与见臣于人也，岂可同日而论哉？夫衡人者皆欲割诸侯之地，以与秦。秦成则高台榭，美宫室，听笙竽之音，国被秦患而不与其忧。是故衡人日夜务以秦权恐吓诸侯，以求割地，愿大王熟计之。

“臣闻明主绝疑去谗，屏流言之迹，塞朋党之门，故尊主强兵之臣，得陈忠于前矣。故窃为大王计，莫若一韩、魏、齐、楚、燕从亲，以叛秦。合天下之将相会于洹水之上，通质，刑白马而盟。约曰：秦攻楚，齐魏各出锐师以佐之，韩绝其粮道，赵涉河漳，燕守常山之北；秦攻韩魏，则楚绝其后，齐出锐师以佐之，赵涉河漳，燕守云中；秦攻齐，则楚绝其后，韩守成皋，魏塞其粮道，赵涉河漳博关，燕出锐师以佐之；秦攻燕，则赵守常山，楚军武关，齐涉渤海，韩魏皆出锐师以佐之；秦攻赵，则韩军宜阳，楚军武关，魏军河外，齐涉清河，燕出锐师以佐之。诸侯有不如约者，以五国之兵共伐之。六国从亲以宾秦，则秦甲必不敢出于函谷！以害山东矣！如此则霸王之业成矣。”赵王曰：“善。”[秦既破赵长平军，遂图邯郸。赵人震恐，东徙。乃使苏代厚币说秦相应侯曰：“武安君擒马服子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“又欲图邯郸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代曰：“赵亡则秦王矣！夫武安君所为秦战胜攻取者，七十余城，南取鄢郢、汉中，北

擒马服之军，虽周、召、吕望之功不益于此。赵亡即秦王矣。以武安为三公，君能为之下乎？欲无为之下，固不得矣。秦攻韩，图邢丘，困上党。上党之人皆归赵，不乐为秦人之日久矣。今赵北地入燕，东地入齐，南地入韩魏。君之所得，无虑几何？故不如因而割之，无以为武安君之功也。”于是应侯言于秦王曰：“秦兵疲劳，请许韩赵之君割地以和。”秦既罢军，赵王使赵赦约事秦，欲割六城而与之。虞卿谓王曰：“秦之攻赵也，倦而归乎？其力尚能进，爱王而弗攻乎？”王曰：“秦之攻我，无余力矣，必以倦归耳。”虞卿曰：“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，倦而归，王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，是助秦自攻耳。来年秦复求割地，王将与之乎？弗与，则弃前功而兆后祸也；与之，则无地以给之。语曰：‘强者善攻，弱者善守。’今听秦，秦兵不弊而多得地，是强秦而弱赵也。以益强之秦而割逾弱之赵，其计固不止矣。且王之地有尽而秦之求无已，以有尽之地而给无已之求，其势必无赵矣。”王计未定，楼缓从秦来，王以问之。缓曰：“不如与之。”虞卿曰：“臣言勿与，非固勿与而已也。秦索六城于王，王以六城赂齐。齐，秦之深仇也，得王之六城，并力而西击秦，齐之听王，不待辞之毕也。则王失之于齐取偿于秦。而齐赵之深仇可以报矣，且示天下有能为也。王以此发声，兵未窥于境，秦之重赂必至于赵而反请和于王。秦既请和，韩、魏闻之，必尽重王；重王，必出重宝以一于王。则是王一举而得三国之亲，而秦益危矣。”赵王曰：“善。”即遣虞卿东见齐王，与之谋秦。虞卿未及发，而秦使者已在赵矣。楼缓闻之，亡去。

秦围赵，王使平原君入楚从亲而请其救。平原君之楚，见楚王说以利害，日出而言，日中不决。毛遂乃按剑历阶而上，谓平原君曰：“纵之利害，两言而决耳。今日出而言，日中不决，何也？”楚王叱曰：“胡不下！吾与汝君言，汝何为者！”毛遂按剑而前曰：“王之所以叱遂者，以楚国之众也。今十步之内，王不得恃楚国之众，王之命悬于遂之手矣。吾君在前，叱者何也？且遂闻汤以七十里之地立为天子，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诸侯。今楚地方五千里，持戟百万，此霸王之资也。以楚之强，天下莫能比而不能当也。白起，小竖子耳，率数万之众，兴师以与楚战，一战而举鄢、郢，再战而烧夷陵，三战而辱王之先人。此百代之怨，赵之所羞而王不知耻焉。今合纵者为楚不为赵也。”楚王曰：“苟如

先生之言，谨奉社稷以从。”楚于是遂出兵救赵。

赵孝成王时，秦围邯郸，诸侯之救兵莫敢击秦。魏王使晋鄙救赵，畏秦，止于汤阴不进。魏使客将军新垣衍间入邯郸，令赵帝秦。此时鲁连适游赵，会秦围邯郸。闻魏欲令赵尊秦为帝，乃见平原君曰：“梁客新垣衍安在？吾请为君责而归之。”平原君曰：“胜请为介绍。”鲁连见新垣衍而无言。新垣衍曰：“吾视居此围城之中，皆有求于平原君也。今观先生之玉貌，非有求于平原君也，曷为久居围城之中而不去乎？”鲁连曰：“世以鲍焦为无从容而死者，皆非也。众人不知，则为一身。彼秦者，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，权使其上，虏使其人。彼即肆然为帝，过而遂政于天下，则连有蹈东海而死者，吾不忍为之人也。所以见将军者，欲以助赵。”衍曰：“先生助之，将奈何？”鲁连曰：“吾将使梁及燕助之，齐、楚则固助之矣。”衍曰：“燕则为请以从矣；若乃梁者，即吾乃梁人也，先生恶能使梁助之？”鲁连曰：“梁未见秦称帝之害故耳。使梁见秦称帝之害，则必助赵矣。”衍曰：“秦称帝之害何如？”连曰：“昔者，齐威王尝为仁义矣，率天下诸侯而朝周。周贫且微，诸侯莫朝，而齐独朝之。居岁余，周烈王崩，齐后往。周怒，赴于齐曰：‘天崩地坼，天子下席。东蕃之臣田婴后至，则斩！’齐威王勃然怒曰：‘叱嗟，而母婢也！’卒为天下笑。故生则朝周，死则叱之，诚不忍其求也！彼天子固然，其无足怪。”衍曰：“先生独不见夫仆乎？十人而从一人者，宁力不足而智不若耶？畏之也！”鲁连曰：“呜呼！梁之比秦，若仆耶？”衍曰：“然。”鲁连曰：“吾将使秦王烹醢梁王。”衍愕然曰：“亦甚矣，先生之言也！先生又恶使秦王烹醢梁王？”鲁连曰：“固也，待吾将言之。昔者，九侯、鄂侯、文王，纣之三公也。九侯有子而好，故献之纣。纣以为丑，醢九侯。鄂侯争之强，辨之疾，故脯鄂侯。文王闻之，喟然而叹，故拘之牖里之库，百日欲令之死。曷为与人俱称王，卒就脯醢之地？齐湣王将之鲁，夷维子为御，执策而从，谓鲁人曰：‘子将何以待吾君？’鲁人曰：‘吾将以十太牢待子君。’夷维子曰：‘子安取礼而来？彼吾君者，天子也。天子巡狩，诸侯避舍，纳管龠，摄衽抱几，视膳于堂下，天子已食，乃退而听朝也。’鲁人投其龠，不果内，不得入于鲁。将之薛，假途于邹。当是时，邹君死，闵王欲入吊，夷维子谓邹之孤曰：‘天子吊，主人必将倍殡，设几北面于南方，然后天子南面吊。’邹之群臣曰：‘必若

此,将伏剑而死!’故不敢入于邹。邹、鲁之大夫,生则不能事养,死则不得赙襚,然且欲行天子之礼于邹、鲁,鲁、邹之臣不果内。今秦万乘之国也,梁亦万乘之国也,俱据万乘之国,交有称王之名,见其一战而胜,遂欲从而帝之,则且变易诸侯之大臣。彼将夺其所不肖而与其所贤,夺其所憎而与其所爱。又将使其子女谗妄为诸侯妃姬,处梁之官,梁王安得晏然?而将军又何得故宠乎?”于是,新垣衍起,再拜,谢曰:“吾请出,不敢复言帝秦!”秦将闻之,为退军五十里。]

[译文]

苏秦从燕国到了赵国[赵国的先人和秦国是同一祖先,周缪王派遣父带兵攻打徐偃,就把赵城赐给了造父。于是赵氏世代都做晋国的大夫],他对赵王说:“我为大王着想,不如让人民安定闲适,不要多生战事烦扰他们。而使人民得以安定的根本,首先就在于要选择友好邻邦。选择的邻邦合适,人民就能得到安定;选择的邻邦不合适,人民就一辈子不得安定。请允许我谈谈赵国的外患:齐国和秦国是赵国的两大敌人,这是人民不得安宁的原因所在。如果依靠秦国进攻齐国,人民就得不到安定;依靠齐国进攻秦国,人民也得不到安宁。大王如能真正听从我的话,那么燕国一定会给你送上出产毛毡、裘皮、良狗、好马的土地;齐国一定会送上产鱼、产盐的海边土地;楚国一定会送上生长橘柚的云梦之地(洞庭湖一带);还有韩国、魏国都可以把国内封地汤沐邑送给你;这样大王的宗族亲戚都可以得到封邑。从别国割取土地,得到财物,这是从前王霸不惜损兵折将而追求的东西;给宗族亲戚封邑,就是商汤、周武王也得经过争战和拼杀才能争取得到。如今大王毫不费力,唾手而得到这两个好处,这是我祝愿大王的事情。

如果秦军沿轲道而下,南阳就会处于险境;再攻掠韩国,包围周室,赵国自身也随着会被削弱;秦国再占据卫国,夺取淇水,齐国就一定会臣服秦国。秦国的欲望既然已经得逞于山东六国,必然会发兵攻打赵国。秦兵渡过黄河,跨过漳水,占据番吾,就可以打到赵国的邯郸城下了。这是我替大王担忧的。如今,山东各国没有比赵国更强的。赵国土地方圆二千里,拥兵数十万,战车千辆,战马万匹,粮食可供数年用度。西有常山,南有黄河、漳河,东有清河,北有燕国。燕国本来就是弱国,不足为虑。而在各诸侯国中,秦国最怕的就是赵国。然而,为什么秦国不敢发兵攻打赵国呢?是因为怕韩国、魏国从后面攻打它,抄它的后路。因此,韩魏两国是赵国南面的屏障。秦国要进攻韩国、魏国就不同了。韩魏没有名山大川可以做屏障,只要一点点吞食,就能一直逼近韩魏两国的国都。如果韩魏无力对付秦国,就必然臣服秦国。而韩魏臣服了秦国,秦国就扫除了进攻赵国的两个障碍,没有了后顾之忧,这样祸患就会直接落到赵国头上。这是我为大王忧虑的。

我听说古代的尧一开始没有一点儿权势地位,舜没有尺寸之地,而后来都拥

有了天下；禹聚集的人群不到一百人，而后来成为诸侯之王。商汤、周武王的甲士不足三万，战车不足三百辆，而后来都成为天子。这实在是因为他们都实施了正确的谋略。所以圣明的君主，对外要能判断敌国的强弱，对内要量才而用。这样不用等到两军战场对阵，就对双方胜败、存亡的可能性胸中有数了。岂能被众人的闲言碎语所蒙蔽而糊里糊涂地决策呢？我曾按照天下各国的地图加以考察，发现天下诸侯的土地，相当于秦国的五倍；诸侯的兵力，是秦国的十倍。如果六国集中力量，一致向西进攻秦国，秦国必定被攻破。可如今各国却甘愿面西事秦。击败别人与被人击败，征服别人与被人征服，岂可同日而语？那些主张连横的人，都想割让诸侯的土地来与秦国讲和。与秦国讲和了，那些人就可以有高大的房屋，豪华的宫室，耳听笙竽之音，一旦秦国来攻打，他们都不能与君主分忧。因此，主张连横的人整天拿秦国的权势恐吓诸侯，以求割让土地。对此，希望大王深思熟虑。

我听说圣明的君主遇事不疑惑，不听信谗言，抵制流言蜚语，堵塞结党营私之门。这样，那些愿意报效国家的贤能之臣才能争相尽忠于君主。我为大王着想，觉得不如联合韩、魏、齐、楚、燕、赵六国的力量对抗秦国。让各诸侯国的将相一齐到洹水来会盟，互相交换人质，杀白马，共订盟约。约定：如果秦国攻打楚国，齐国、魏国就各派精兵援助楚国，韩国断绝秦兵粮道，赵国渡过黄河、漳水牵制秦军，燕国把守常山之北；如果秦国攻打韩、魏两国，那么楚国就断绝秦军的后路，齐国派精兵进行援助，赵军渡过黄河、漳水，燕国把守云中；如果秦国攻打齐国，那么楚国就断绝秦的后路，韩国防守成皋，魏国堵住它的粮道，赵军渡过黄河、漳水，指向博关，燕国派精兵进行援助；如果秦国进攻燕国，赵国就防守常山，楚国驻兵武关，齐军渡过渤海（今沧州），韩国、魏国派出精兵进行支援；如果秦国进攻赵国，那么韩国就驻军宜阳，楚国驻军武关，魏国驻军河外，齐军渡过清河，燕国派出精兵进行支援。诸侯中有不遵守盟约的，其余五国就共同讨伐它。如果六国实行合纵联盟对抗秦国，秦国就必然不敢出兵函谷关侵害山东六国了。这样大王的霸业就成功了。”赵王说：“好！就听你的。”[秦国在长平大败赵军后，又想攻打邯郸城。赵国人都很害怕，纷纷东逃。赵国派苏代带着重礼去游说秦国的相国应侯范雎说：“武安君白起把赵括打败了对吗？”应侯回答说：“是的。”“武安君又要攻取邯郸吗？”“是的。”苏代说：“一消灭了赵国，秦国就可以称王于天下了。那武安君为秦国东征西讨，攻占了七十多座城池，在南面夺取了鄢郢、汉中，在北面战胜了赵括率领的赵军，即使是周公、召公、吕尚的功勋也不过如此。赵国一灭亡，秦国就可以称王于天下了。武安君也会位比三公的，你能甘心位居他人之下吗？即使你不想位居武安君之下，也是不可能的了。秦国攻打韩国，图谋攻占邢丘，围困上党，上党的百姓都愿意归顺赵国，而天下百姓不愿意归顺秦国也很久了。如果秦国灭

赵国,那赵国北方的领土就归入燕国,东面的领土归入齐国,南面的领土归入韩国、魏国。这样一来,秦国就所得无几了,而你得到的,又有多少呢?所以不如趁机让赵国割地给秦国讲和,不要让武安君来得到这份功劳。”于是应侯向秦昭王进言说:“秦兵打仗打得已经很疲惫了,请大王准许韩、赵两国割地求和。”秦国就撤回了军队。赵王派赵赦去定条约侍奉秦国,打算割让六城给秦国。虞卿(赵国的上卿)对赵王说:“秦国攻打赵国,是因为秦兵疲惫了才退军的呢?还是秦军的力量还能进攻,只是由于怜惜大王而不再进攻了?”赵王说:“秦军攻打我国,已经竭尽全力了,一定是因为打得太疲惫了才退军的。”虞卿说:“秦国用其兵力攻打它所不能得到的,所以士兵疲惫了只好退军。大王又割让秦国力所不能取的城邑送给它,这是帮助秦国攻打自己啊。明年秦国又要求割地,大王还给不给呢?如果不割给它土地,那就会前功尽弃而且引来后祸;如果割给它土地,那就会没有土地可给了。俗话说:‘强者善于攻取,而弱者善于防守。’现在如果听从于秦国,秦兵就可以不费力得到土地,这是使秦国强大而使赵国衰弱啊。以此有利于强大的秦国却割削更衰弱的赵国,这样的策略怎么还能继续推行!况且大王的土地有限,秦国的欲求却无止境,以有限的土地去满足无止境的欲求,其结果必然是没有赵国了!”赵王的主意还没有拿定,楼缓从秦国来,赵王就问他的意见如何。楼缓说:“不如把六城给秦国。”虞卿说:“我主张不给秦国土地,并不是不割让土地给别人。秦国向大王索取六个城邑,而大王则把这六个城邑送给齐国。齐国,是秦国的死对头,得到大王的六个城邑,就可以与我们联合攻打秦国,齐王倾听大王的计谋,不用等话说完,就会同意的。这样,大王虽然把城邑送给齐国,却能从秦国得到补偿。这样齐、赵两国之间的深仇可以消除,又向天下表明赵国有能力做一番事业。大王以此发出号令,军队还没等到达秦国的边境,秦国的使者就会送上重重的礼物反过来向大王求和了。秦国请求和解了,韩国、魏国听了就会敬重大王,敬重大王就一定会送上重宝与大王联合。这样一举可以和韩、魏、齐三国结成联盟,而使秦国更显孤危了。”赵王说:“好。”就派虞卿向东去见齐王,和他一起谋划攻秦。虞卿还没有出发,秦国已经派使者到赵国求和了。楼缓得知这一消息,便溜走了。

秦军围攻赵都邯郸,赵王派平原君去楚国进行结盟,请楚国出兵相救。平原君到了楚国,见到楚王向他说明合纵的利害关系,从早晨就谈判,直到中午还没有决定下来。毛遂这时手按剑柄,登阶到了堂上,对平原君说:“合纵的利害关系有两句话说明白了。现在从早晨就谈合纵,到了中午还决定不下来,是什么缘故?”楚王厉声呵叱:“怎么还不给我下去!我是跟你的主人谈判,你来做什么!”毛遂紧握剑柄走向前去说:“大王敢呵叱我,不过是依仗楚国人多势众。现在十步之内大王是不能依仗楚人多势众了,大王的性命控制在我的手中了。我的主人就在面前,当着他的面你为什么这样呵叱我?况且我听说商汤曾凭着七十里方圆的地方

统治了天下，周文王凭着百里大小的土地使天下诸侯臣服。如今楚国有土地方圆五千里，军队百万，这是称霸天下的资本啊。以楚国的强大，天下没有能与它相比，能抵挡得了的。秦国的白起，不过是个毛孩子罢了，他带着几万人的部队，发兵与楚国交战，第一战就攻开了郢城、郢都，第二战烧毁了夷陵，第三战进攻了楚国的宗庙，使大王的先祖受到了极大的侮辱。这是楚国百世不解的怨仇，连赵王都感羞耻，可是大王却不觉得羞愧。合纵联盟可不是为了赵国，而是为了楚国啊。”楚王说：“的确象先生所说的那样，我一定竭尽全国的力量履行合纵盟约。”楚王于是派兵援救赵国。

赵孝成王时，秦兵围攻邯郸，各诸侯国派出的救兵都不敢向秦军进攻。魏王派晋鄙领兵救赵，因为害怕秦军，到汤阴就停下来不走了。魏国又派不是魏国人却做了魏国将军的新垣衍偷偷地进入了邯郸城，让赵国尊秦王为皇帝。当时鲁仲连（也是战国时有名的纵横家）恰好客居赵国，碰上秦军围邯郸，听说魏将叫赵尊秦为帝，就去见平原君说：“魏国人新垣衍在哪里？让我替你责备他一顿，让他回魏国去。”平原君说：“那就让我把他介绍给你吧。”鲁仲连见到新垣衍，一言不发。新垣衍说：“我看住在这个被围城池中的人，都对平原君有所求。今天我看先生的模样，并不象是对平原君有什么要求，可是为什么老呆在这围城中不走呢？”鲁仲连说：“世人都认为鲍焦不是从容死去的，这种看法不对。现在只有没有见识的人才仅仅为个人打算。秦国是个不讲信义、穷兵黩武的国家，用权诈之术驱使士人，又象对待奴隶一样役使它的人民。如果秦王毫无顾忌地做了皇帝，就会以暴虐手段统治天下，那么我只有跳东海自杀了，我决不愿做秦国驯服的臣民。我之所以来见将军，是因为我想为赵国出点力啊。”新垣衍说：“先生怎样出力帮助赵国呢？”鲁仲连说：“我要叫魏、燕两国出力帮助它，本来就会救助的齐、楚就必须答应相救了。”新垣衍说：“燕国么，我可以你说的有道理，至于魏国，我就是魏国人，先生怎么能使魏国帮助赵国呢？”鲁仲连说：“魏国不帮助赵国是因为魏国没有看到秦称帝后的害处啊；如果魏国看到这个害处，那一定会帮助赵国的。”新垣衍问：“秦国称帝的害处是怎样的呢？”鲁仲连说：“从前齐威王曾经实行仁义，倡导天下诸侯去朝见天子。那时周王室既贫又弱，诸侯都不肯去朝见，只有齐王单独去。过了一年多，周烈王死了，诸侯都去吊丧，齐使最后才到。周室大臣发怒了，在给齐国的讣告里说：‘周烈王逝世，新天子罢朝守丧，齐国的大臣田婴最后才到，应该斩了他！’齐威王看了勃然大怒，说：‘呸！你娘原来是个婢女啊！’终于成了天下笑柄。所以周烈王活着的时候，齐王独自去朝拜，周天子死了，就破口大骂，这实在是由于忍受不了天子的苛求啊。秦王既然尊为天子，这样的苛求也是理所当然，不足为怪。”新垣衍说：“先生难道没见过那些仆人吗？十个仆人要听命于一个主人，难道是力气、才智赶不上主人吗？是因为害怕主人呀！”鲁仲连说：“然而魏国对于秦

国，也象奴仆吗？”新垣衍说：“对。”鲁仲连说：“既然如此，我就叫秦王把魏王剁成肉酱。”新垣衍很吃惊，说：“咳，先生的话也太过分了吧！你又怎能叫秦王把魏王剁成肉酱呢？”鲁仲连说：“当然能。你听我慢慢给你讲。从前九侯、鄂侯、文王，是商纣王的三个诸侯，其中九侯有个女儿很漂亮，因此进献给纣王，纣王却嫌她丑，就把九侯剁成肉酱。鄂侯极力地为他辩护，话说得激烈些，鄂侯也被杀了，晒成肉干。文王听说了这件事，只是叹叹气，就被抓起来关进监牢里，关了一百天，想要把他杀死。为什么同样具有称帝的条件，其中却有人终于落得被做成肉干肉酱的下场呢？齐闵王要到鲁国去，夷维子担负驾车任务，手执马鞭跟从湣王。他问鲁国人：‘你们准备怎样款待我们的国君呢？’鲁国人说：‘我们准备用牛、羊、猪各十头来款待你们的国君。’夷维子说：‘你们从哪儿找来这样的礼节接待我的君主呢？我那国君，是天子的身份。天子出来视察，诸侯都得让出自己的宫室，交出钥匙，还得象仆人一样，撩起衣襟，端着几案，站在堂下侍候吃饭，天子吃完了，他们才退下来听政。’鲁国人一听就立即锁上城门，不让他们一行入境。齐闵王进不成鲁国，又准备到薛国去，路过邹国，恰好邹国国君新死，齐闵王想去吊丧。夷维子对邹国新君说：‘天子来吊丧，主人一定要把灵柩转个方向，坐南朝北，好让天子南面致吊礼。’邹国的群臣说：‘一定要这样做，我们就自刎而死，决不受辱！’因此齐闵王也不敢进入邹国。邹国和鲁国的臣子们，活着的时候，轮不到在天子跟前当差，死后也不能按照隆重的仪式盛敛。然而齐闵王想叫他们用对待天子的礼节来侍奉自己，当然也办不到。如今秦国和魏国都是拥有万辆战车的大国，谁都可以称王。可魏国仅仅看到秦国打过一次胜仗，就想尊秦为帝。如果秦王真的称帝了，就要变动诸侯的大臣，他将撤换他认为不行的人，而提拔他认为能干的人，他还要把自己的女儿和那些善说坏话的小妾，嫁给诸侯做妃嫔。这种人一旦进入魏王官中，魏王怎么能平安地生活呢？而将军又靠什么保护住原来的尊贵地位呢？”于是新垣衍站起身来，再次拜谢：“请允许我告辞，再不敢提尊秦为帝的事了。”秦国将领听说这件事后，随即退兵五十里。]

苏秦如韩[韩之先与周同姓，事晋，得封于韩，为韩氏。后周烈王赐韩侯，得列为诸侯也]，说韩宣王曰：“韩北有巩洛、成皋之固，西有宜阳、商阪之塞，东有宛、穰、洧水，南有陁山，地方九百余里，带甲数十万。天下之强弓劲弩，皆从韩出。韩卒超足而射，百发不暇止，远者枯洞胸，近者镞掩心。韩之剑戟，则龙泉、太阿，皆陆断牛马，水截鹄雁。夫以韩卒之劲，与大王之贤，乃西面而事秦，交臂而服焉。羞社稷而为天下笑，无大于此者也！是故愿大王熟计之。大王无事秦，事秦必求

宜阳、成皋。今兹效之，明年又复求割地，与之则无地以给之；不与则弃前功而受后祸。且夫大王之地有尽，而秦之求无已，以有尽之地，而逆无已之求，此所谓市怨结祸者，不戢而地已削矣！臣闻鄙谚曰：‘宁为鸡口，无为牛后’。今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者，何异于牛后乎？夫以大王之贤，挟强韩之兵，而有牛后之名，窃为大王羞之！”韩王勃然作色，按剑叹息曰：“寡人虽不肖，不能事秦！”从之。

[韩攻宋，秦大怒，曰：“吾爱宋，韩氏与我交，而攻我所甚爱，何也？”苏秦为韩说秦王曰：“韩氏之攻宋，所以为王也。以韩之强，辅之以宋，楚、魏必恐，恐必西面而事秦。王不折一兵，不杀一人，无事而割安邑，此韩氏之所以祷于秦也。”韩惠王闻秦好事，欲罢其人，无令东伐，乃使水工郑国来间秦，说秦王，令凿泾水以溉田。中作而觉，欲诛郑国。郑国曰：“始臣为间，然渠成亦秦之利。臣为韩延数年命，为秦开万代之利也。”王从之。]

[译文]

苏秦说服了燕国、赵国参加合纵联盟后，又来到了韩国[韩国的祖先与周同为姬姓，侍奉晋国，被封于韩地，成为韩氏。后来周烈王赐封韩侯，使韩国成为诸侯国之一]，他劝韩宣王说：“韩国北面有巩地、洛地、成皋那样坚固的边城，西面有宜阳、常阪那样险要的关塞，东面有宛地、穰地、洧水，南面有陁山。土地方圆千里，拥兵数十万。天下的强弓硬箭都从韩国出产。韩国士兵举足踏地发射，不一会儿就可发射百箭，远处可射中胸膛，近处可射穿心脏。韩国士兵的剑和戟，都如龙泉、太阿这样的名剑那般锋利，这些剑和戟在陆上都能砍断牛马，在水上能击中天鹅和大雁。靠着韩军的坚强有力和大臣的英明贤良，却西向服秦，自缚臂膀去表示臣服。使国家蒙受羞辱，被天下人耻笑，这真是奇耻大辱！因此希望大王仔细地考虑。大王不要去侍奉秦国，如果去侍奉它，它必定要求得到宜阳和成皋。如果现在奉献上去，第二年就越发要求割让土地。如果继续割让，就将无地供给；不予割让，就将前功尽弃，而且会遭受秦国进一步侵害。况且大王的土地有限，而秦国的欲望无穷。以有尽之地去迎合没有止境的欲望，这就是所说的自己去购买怨恨和灾祸，没有经过战斗，土地就被占领了。我听俗话说：‘宁可做鸡口，不可做牛尾巴。’如果大王到西面去乖乖地称臣事秦，和做牛尾巴有什么区别呢？以大王的贤能，拥有强大的韩国军队，却有牛尾巴的名声，我私下替大王惭愧。”韩王听了愤然变了脸色，手按宝剑仰天叹息说：“我虽然不贤明，也一定不去侍奉秦国！”于是韩国也参加了合纵。

[韩国攻打宋国，秦王大怒，说：“我爱宋国，韩国与我们交好，却又去攻打我非